

目 录

- 清宫太监回忆录.....馬德清等 (1)
- 关于太监“小德张”的回忆.....溫宝田 (25)
- 我所知道的别廷芳.....张和宣 (31)
- 河南滑县紅枪会的发展与复灭
..... 孙修身 张德仲 蕭振中 聶元鏡 (66)
- 山东沂水大刀会大惨案始末.....赵鐘璞 (79)
- 孙美瑤股匪临城劫車案始末.....万伯龙 (87)
- 湘西土匪瞿伯阶股内幕紀实.....瞿波平 (114)
- 西康雅屬的袍哥.....楊国治 (166)
- 旧天津的混混儿.....李然犀 (185)
- 一貫道的罪恶内幕.....管道徒 (210)
- 清末以后的广州娼妓.....刘国兴 (226)
- 記“江相派”——旧时代一个迷信詐財的集团
.....于 城 (240)
- 清庆亲王載振的家庭生活.....汪榮堃 (266)

清 宮 太 監 回 憶 錄

馬德清等

〔編者按〕

这几篇回忆录是清宮太監們口述，由周春暉笔录的。

北京解放时，残余的貧苦太監为数已经不多了，这些被旧社会摧殘的人，大都无以为生，在凄风苦雨中熬度他們的痛苦日子。北京市当局把他們集合到一起，給他們安排了足衣足食的生活和清靜舒适的养老环境。

太監是封建社会的产物，关于他們踏过的道路和他們的見聞，有史以来，都是別人替他們写的，很少或者从来沒有他們的自述資料留传給我們。

太監馬德清說：“只有新社会才让自己体会到人間溫暖，感到人們把自己当人看。”應該让这些末代太監們，把他們踏过的路讲給我們，留給后代。讓人們看一看封建社会的統治階級是怎样从肉体和精神上糟塌人，他們过的是什么样的非人生活。可惜的是末代太監虽然年紀最小的已过六十三岁，但是“皇王盛世”他們都未曾目睹，只这吉光片羽留在这里。

这些被侮辱被損害的人，经过实际教育，大都能讲出他們在旧社会所不願讲、不敢讲的事。笔录者尽可能地按他們讲的，記述下来。

难忘的酷刑

馬德清

我姓馬，叫馬德清，是天津南青县窑子口人。我父亲是个卖膏药的，我母亲是个穷人家的女儿。我还有一个姐姐，现在还活着，已经七十多岁了。

小时候的事，能记起来的差不多了。拿“房无一椽，地无一垄，吃上顿没下顿”这几句话来形容我的家，也就够了。

那年头，穷人恨有钱的，也羡慕有钱的。比如我父亲，他厌烦自己的卖膏药的营生，骂地主吃人饭、拉狗屎。但是他也常常想，用什么法子，一朝变成一个有钱的。

我有一个姑母，住在邻近的村子里。她有个远房侄儿，叫李玉廷。李玉廷的父亲也是个穷人，可是自从李玉廷进了清宫，当上太监，十几年后这一家便发了：有两顷多地，还拴着几头大骡子。我父亲常常提到这个李家，羡慕人家有办法。

青县，在清朝是个出太监的地方。当太监真正“出息”了的，千里挑一，可是人总是往“亮”地方看啊！我父亲便下了狠心，决定让我走李玉廷的那条路了。

走这条路的头一步是“净身”，用句粗话说，就是割掉能生儿育女的玩意儿。因为当皇上的要保持他的三宫六院的“贞洁”，只容纳净了身的男人在宫廷里作僕役。

我九岁的那一年，大概是光绪三十一年，有一天，我父亲哄着我，把我按在铺上，亲自下手给我净身。那可真把我疼坏了，也吓坏了。疼得我不知道昏过去多少次。这件事，我从来不愿意对人

讲,我并不是害羞,实在是太痛苦了。从旧社会来的苦寒人,人人都有不少伤心的事儿,可是最伤心的事,自己总是不愿意想的,想起来,心就像挨针扎一样疼啊!①

请想一想,那年头,没有麻药,没有什么注射针、止血药那一类东西,……硬把一个活蹦乱跳的孩子按在那儿,把他的要命的器官从他的身上割下去,那个孩子该多么疼啊!一根根脉通着心,心疼得简直到要从嘴里跳出来了。从那一天起,我的整个生殖器官便同我分家了。

动完这种手术后,要在尿道上按上一个管子,不然,肉芽长死了,尿就撒不出来啦,还得动第二次手术。我后来听得这个道道的人讲,割掉那个玩意儿以后,不能让伤口很快地结疤,要经过一百天,让它偎脓长肉,所以要常常换“药”。说实在的,哪里是药呢,不过是涂着白腊、香油、花椒粉……的棉纸儿。每一次换“药”,都把人疼得死去活来。

我记得,那个时候,我整天躺在土炕上,父亲只准我仰面朝天。有的时候,脊梁骨像断了一样,想翻一下身,可是哪敢动呢;就是略微欠一下身子,伤口也牵着心疼呢!

大小便就这样躺着拉、尿。屁股下面垫着灰土;灰土天天换,也是湿漉漉的。

那时候,我不懂父亲为什么这样整治我,我也没有洩什么气,惹犯老人家啊!母亲在家里没有发言权,她疼我,可是救不了我。我想她一定难过极了。就在我能爬起来,拉着两条腿走路的日子里,她永远地离开我了。

① 述者说到这里,流下眼泪。

大約四個月後，我的傷口好了，我父親便帶着我投親找友，想把我暫時寄養在一個地方，他好去找門路，把我送進宮里去。但是我這個殘廢的孩子，到處遭到親友們的耻笑。他們責怪我父親，可是也不同情我。最後，我姐姐把我收留下，父親就走了。他這一走，像石沉大海一樣，我們再沒有見到他，也沒有聽到他的一點消息。他摧殘了我，却从我身上什麼好處也沒有得到。

我十三歲的那一年，由前面講的那個李玉廷把我送進清宮里，那時候，已經是民國了。

“畢五”、“小刀劉”和慎刑司

任福田 池煥卿

我們倆：一個叫任福田，今年八十多歲了，大概是活着的太監里的最老的一個了。一個叫池煥卿，今年也七十多歲了。

馬老先生講的淨身的情況，就是那樣，用不着再補充了。但是，當父親的親自動手給兒子淨身，終究是不多見的，大多數人都是把子弟送到專門干這種營生的地方去淨身的。

光緒二十幾年前，在北京專門干這種營生的，有南長街會計司胡同的“畢五”和地安門內方磚胡同的“小刀劉”。這兩家的家主都是清朝的七品官，他們每年按四季，每一季給總管內務府進四十名太監。淨身一類的“手續”就全由他們兩家包辦了。

太監的來路有幾條：窮人家，被生活所迫，指望把孩子送進宮里，將來得些好處，這是一條；歹人拐騙別人家的小孩，送到畢、劉兩家，圖得一筆身價，這是一條；畢、劉兩家誘騙苦寒人，說當太監有這些、那些好處，鼓吹他們把子弟送進宮里，這是一條；有的人犯

了重罪，拿“淨身”来逃避“刑罰”，这又是一条。千条万条，一句话，被送上这条断子絕孙的絕路的都是貧苦人家的子弟。

那年头，直隶省的青县、靜海、滄州、昌平、平谷、任邱、河間、南皮、涿县、枣强、交河、大城、霸县、文安、庆云、东光，山东省的乐陵都是出太监的地方。因为一个地方，有几个当太监的发了財，对穷人家就会起影响。而且他們彼此援引、介紹、鼓吹，也就成了风气。这 and 老早年青县、乐亭一些地方的妇女，彼此援引、影响，到北京来当老媽一样。

那年头，想把孩子送宫里当太监的人，首先要到毕家或刘家“挂挡子”，也就是报名。经过审查——看相貌，言談，聪明伶俐劲儿，摸裆（隔着褲子摸生殖器官）——认为合格以后，才收留呢。

“淨身”这件事是由毕、刘两家包办的，他們积有多年的经验，而且有一套設備，比起馬老先生的父亲总会爽利得多。但是挨整治的人也是疼得死去活来的，因为这两家也没有什么止痛、止血的灵丹妙药。动手术用的刀子在火上烧一烧就算消毒了。

养好了伤，在进宫之前，每个人要备置一套靴帽袍褂。这笔治装費，連同挂挡、淨身、疗养、飲食、医药等等費用，毕、刘两家可不自送。这些費用合起来总有百八十两銀子，穷人家向哪里去凑呢。拿不出来，就得事前立下“文书借契”，等孩子进了宫，听凭毕、刘两家从孩子应領的“月分”里扣。月分少，利息大，如果进宫后混得不怎么好，这笔債十几年还还不清呢！为了“报答”毕、刘两家引进的“情分”，以及希望他們能在总管太监跟前說几句好話，进宫之后，逢年过节还要給这两家送礼，尺头啦（衣料），皮毛啦，銀錢啦，其他什么啦。

毕、刘两家从穷苦人家或騙子手（那年头，社会上把拐騙幼童

的人叫作“拍花的”)那里买来的孩子,就成了他们两家的人了。这些孩子们进宫以后,月分錢和别的进項就全归他们两家了。

毕、刘两家收买的孩子都是长得漂亮,聪明伶俐的。他们十几岁就被送进宫里,当“童监”、“孩监”。这些孩子一般都得到后、妃、贵人的喜爱,俸祿和当“上差”的中小太监差不多。毕、刘两家就把进奉“童监”和“孩监”当作发财的买卖,想方设法买小孩,给他们淨身,往宫里送。

光緒二十六年(1900年),毕、刘两家的“包办”机构被取消了,改由慎刑司管理。慎刑司是总管内务府下面的一个司,原来的地址在北长街北口路西,它是掌管总管内务府应管的刑罚一类事的。那年头,太监們犯法,就是由这个司責罰。

慎刑司的情况,不是我们当太监能够詳細知道的,我就不再多談了。

进 宫 和 拜 师 父

赵荣陞 张修德 魏子卿

早先年进宫的情景,我们沒见过,就不說了。现在把我们进宫的場面讲給大家听听。

我们是光緒三十一年(1905年)进宫的。进宫前在慎刑司住了些日子,沒有在旗的,要认旗,也就是要我们这些准备进宫的人归到哪一旗下,比如归鑲白旗啊、鑲紅旗啊,……这大概是为了明确一下身分,将来好有人負責。旗的詳細情况,我们也不清楚,就不談了。

入宫以前,大家都准备好新衣服,布袍子,靴子,腰上扎的带

子。还要演礼，学习怎样跪，怎样磕头，怎样回话。我们心里总是七上八下的。封建时代，人们把皇上看成天人，金口玉言，应对进退上出了叉头，保不住会把脑袋丢掉。教我们演礼的人也左叮嘱，右嘱咐，要我们学好，临时也不要发慌。比如说下跪吧，要先跪左腿，后跪右腿，跪下去，袍子不能褶在腿底下；上边问话，什么时候抬头，抬头后眼睛往哪里瞧，都有一定的规矩，不能乱来。

一天早晨，总管内务府的老爷，把我们领进宫去，进的是午门旁边的一个门，低着头跟人家走到养心殿，跪在院里，听候挑选。

我们的名字，年岁，来路，……早就由慎刑司写好呈上去了。

跪了一会儿，西佛爷来了——那个时候我们把慈禧太后称作西佛爷——，我们偷眼瞧，她手里拿着牌子，按牌子上写的名字仔细地端详了我们一阵，叫几个人的名字。被叫的人抬起头来回话。一会儿她就离开了。西佛爷，看起来还不老，很有精神。

西佛爷挑中的人，留在她或皇上那儿，剩下的分给别的地方。那时候，清宫里用太监的机构还有四十八处，每处里的人数并不少，但是谁不愿意多弄几个人呢，人多了，每个人作的事就轻松了。实在分不出去的，还可以分给外府。王府里也用太监。

决定留在宫里以后，首先要认师父。能当师父的都是地位高，年纪大的太监。像总管太监、首领太监这一类人，一辈子收的徒弟多得很。徒弟们跟师父学规矩礼法，师父用徒弟作自己的僕役。一个师父将来能有几个出息了的徒弟，不但有面子，而且也有实际好处。

宫里的规矩礼法多，够你学几年的。比如叩头、请安就有多少样儿，对什么人，什么时候怎样跪拜，都有一定的形式；梳头，端茶，斟水，摆膳，服侍上边穿衣服，传事，回话……都有一定的作法。能

学到看上边的眼神行事，能摸出主子的心情，“投其所好”，那才有“出息”呢。还有，在宫里讲话有不少忌讳，忌讳的话是不能上口的，必须认真地记住。

上面讲的那些事，都要跟师父学，服侍师父起居饮食，也要学。学得快，学得好，讨得师父喜欢，就有“发迹”的希望了。

初进宫的人，师父就是自己的主人，把师父服侍好是自己的惟一任务。早晨天不亮就得起来，给师父准备漱口水、洗脸水。钟点到了，要轻轻地走到师父炕边，轻轻地叫醒他，服侍他穿衣服。夜里，师父睡下后，自己才敢休息，而且睡得还要机灵些，师父什么时候唤，要立刻应声。

太监的品级不一，大小有别，一层制一层，一层压一层，当徒弟的是最末的一层，师父有气没地方泄的时候，徒弟就遭殃了。

同时当徒弟的，也有先后之分，比自己先进宫的人，叫陈人，陈人在新人面前也有时摆架子、逞威风呢。

旧社会，行行有行行的苦处，最要紧的是忍耐。我们在作徒弟的时候，什么事都是逆来顺受，为了自己的前程，什么委屈只有压在心里。说一句不好听的话吧，就是别把自己当人看。可是千千万万干这一行的人，真的“出息”的有几个呢！真的“出息”了的人，回想自己当年的委屈，就要捞本，好好地来享受一番，把当年自己受的，转给下一辈了。

入宫后我们是怎样“受训”的

池焕卿 赵荣隆 边法长

皇帝的宫里，规矩礼法多，我们这些乡下穷孩子进了宫是要

“受訓”的。不过那时候上一輩太监“訓”我們，并沒有一定的譜儿。

我們被送进宫里后，最初是上不了什么場面的，在下边认过师父，跟师父学本事。

先說称呼吧，宫里头的太监把皇帝称作万岁爷或皇上，把太后称作老佛爷，把女主称作老爷子。在外面，老爷子本来是对年老的男人的称呼，可是在宫里，它的用場却不同了。比如对端康皇太妃、敬懿皇太妃，都要把她們称作老爷子。至于太监們彼此的称呼，同輩的互称爷，张的张爷，李的李爷，低一級的把高一級的称作师父。太监們不喜欢人們把他們直称作太监，如果你把他們叫作老公，那簡直是罵他們八輩祖宗，这一套称呼是要先記住的。

忌圣諱这件事，上年紀的人大概都晓得，在宫里，这更是一件最要紧的事。不单是与万岁爷的名字同音的字不能上口，太后、娘娘、太妃的名字也一样。这些应避的字音是要牢牢記住的。比如大家都知道的小德张，本来他的名字叫春喜，因为隆裕太后的小名叫喜哥，喜字犯了圣諱，小德张就被改名叫恒太了。还有不吉利的话，就是在私下里也不許上口，紫禁城里是不許讲丧气話的。

要学习請安的礼法。在宫里，膝盖是不值錢的，可是你不能一跪了事，跪拜是多种多样的。比如向主子回話、請安，跪的是双腿安，就是两条腿先左后右地跪下去，身子要挺直，摘下帽子，放在身右边。謝恩、謝賞或者万寿节……对主子要三跪九叩。为了表示感激“浩蕩的天恩”，有的时候还要把头往地上撞，撞出声音来。这就是俗話說的磕响头。还有单腿安，这是用来对待上司或者品級低一些的人的。日常侍奉主子的太监，虽然不是天天見到主子就磕头，可是俗話說的“站有站样，坐有坐样”，这个样儿也得学习。上了班，无论是站在主子身边或者在廊沿下听候吩咐，都得笔直地站

在那儿，两只手紧垂在身子的两旁，要像庙里的金童玉女塑像一样，纹丝不动。站久了，脚掌子都站出了毛病，但是也得保住避猫鼠的样儿。这些礼法学不到家，首领太监是不会把你提上去的。

回主子或者顶头上司的话也有一定的规矩，第一要熟练的是上边的吩咐一入耳就得明白，这是不能向上边要求再吩咐一次或者解释的。第二是，要用“噤”来表示自己领会了吩咐，不能用“嗯”“啊”一类字眼。在这方面显出你的机灵劲儿，才有“出息”呢。

给上边请安，说起来是个俗套子，但是也得学。比如“吉祥”这句话是用在日常问安上，“进得好”是用在饭后的问安上……。

当师父的并不是按什么计划来教你，是要你随时注意，随时学的；等到一朝人家看中了你，把你挑上去。比如到御前或者某一个宫里，你还要拜那里的顶头太监作师父，继续学。

比如斟茶、倒水，摆膳、递东西，不能一下子拿过去就算事。第一，不能捧在你的脑前递，你必须把东西捧在身子前边，同时又得把身侧过去。第二，不能捧得过低过高，大约的高度是在你的眉心的地方。

又比如主子吸水烟的时候，你得跪在地上，把仙鹤腿水烟袋，用手握紧，小水烟袋你得站着捧在手里，随时装烟，吹纸媒儿。你得掌握好点火的时间。这件事不经过长时间留心观察，是作不好的。那时候清宫里的主子抽水烟、旱烟成了生活中的常事。一般是饭后抽水烟，平时抽旱烟，用不着主子吩咐，到时候得准备好，捧上去。

宫里抽鸦片烟的事是少有的。只有宣统皇帝的皇后抽，侍候烧烟要跪在地上。皇后左边吸四口，在她倒过身子的时候，你得把烟具随着捧过去，再服侍她右边吸四口。当然服侍长了，人也就成了机器，节奏不差，但是在最初，也紧张地够人受的。

服侍上边穿衣服，有专管御衣的司按季节准备。可是直接服侍的人也得记清楚，而且主子的胳膊腿不能随着服侍人的意思动弹，你得迁就他，要让他穿着的时候一点不感觉别扭。这也得学。

膳房里有荤局、素局、点心局，对哪一宫、哪一个主子每天都有一定的进献样数。传膳声一下，取膳的人不能慌，要按你的号儿从膳房的转动架上往下取，取错了、漏了是不行的。

跟主子到哪一个宫去，或者到什么地方去溜弯儿、散心，除了主子身旁的两名太监，随在左右搀扶之外，其余的人要随在身后，捧着应携带的东西。如果主子坐轿出去，扶轿杆的、随轿的都要走一定的步伐，起轿、落轿、搭帘子也都得小心谨慎。

晚上坐更，白天站班，尽管什么事也没有，也不能擅离职守。如果皇上召见那位大臣，圣旨传下来，你得准确地往下传，“带某某大臣……”。大臣或王爷被带上来之后，你得放下帘子，赶紧躲开，站到既听不到室内的谈话却又听到主子命令的地方去。

这礼法说起来太多了，够人学的。所幸太监们各司己事，把你分内的事学到家，也就够用了。不过学这些事，要凭自己的心计，师父从不给你讲明要求，也很少指点你，要你自己去琢磨，或者要你私下演习一下。可是师父注意检查你的现实活动，如果你在哪方面作错了，轻则狠狠地挖苦你一頓，虽然不骂爷爷奶奶，但是够你受的。重则巴掌便上了你的脸，你虽然挨师父打，口里还得说好的，脸也不能往左往右躲。至于出了大错，挨板子、挨禁闭也是常事。

这是我们作太监的头一个阶段必经的路儿。这是把人训练成奴才的经过啊！我们当初受的“训”没有系统，“不正规”，回忆起来也就讲得更不系统了。

御前太监的一天生活

魏子卿 戴寿臣 刘子杰 孙尚贤

现在把我们当“御前”的情形讲一下。

我们进宫后，先在东夹道里打杂，熬了几年，当了“御前”。“御前”就是在皇上跟前作事的，他们都住在东西夹道里，分班侍候皇上。

东西夹道都有领头的太监，人们把他叫作带班的。早晨天蒙蒙亮就起来，盥漱之后，穿好衣服，由带班的领到皇上那儿去。那时候，皇上是住在养心殿后殿的寝宫里。

带班的先上去给皇上请安，双膝跪地，禀报后退下来，他的事就完了。我们当御前的照例不跪拜，上了班就各人作个人的事去。其实也没有什么值得讲的事，不外是站班、听吩咐罢了。

皇上用过早点之后，御前们排队，陪驾到上书房去，大家都慢腾腾地走，走到上书房，在屋里屋外站班，除了端茶倒水，接受随时交下来的差事，也是闲着的时候多。

皇上从书房回来，十一点钟就摆膳了。膳是由厨房里的塔塔们送来，御前一提盒一提盒地接过来，又一碗一碗地摆在两张大八仙桌上。八仙桌是摆在地下，两张桌子连着，前一张靠近炕上摆着的楠木炕桌。

午餐的菜总有三十几样，都盛在带盖的碗里。除了例进的菜，每天还有太后赐的，后、妃等人献的，合计起来有四十几品。皇上吩咐一声“碗盖”，就开饭了。御前们站在屋地上，把八仙桌上的菜往炕桌上传。那么多的菜，皇上哪能样样尝呢，也不过是拿来摆摆

样子罢了。

御前的袖口是白布縫制的，两只手也洗得干干净净的，看起来，是够卫生的。

皇上吃完饭，下一班御前就来接班了，上一班退下去，什么事也没有，干歇着，一直歇一天半。

下半年，皇上也许到各地方走走，也许休息，也许作点什么，御前们随着他转，一直到晚上摆晚膳。

晚上八点钟，由总管太监那儿传下“上門、打錢粮，灯火小心！”的口号，一呼众传，一直传到紫禁城的各門。“上門”就是上門門。“打錢粮”是上鎖。“灯火小心”大家都明白，用不着解释了。

这个口号一喊，凡是男人，都得出宫，夜里，宫廷里是一个男人也不留的，除了太监和值班的御医。

服侍皇上就寝时，又换上另一班御前了。皇上睡下后，几名御前就在皇上的寝宫地下“坐更”（“更”字在这里念成“京”），另外的御前在外边“坐更”。說是坐更，有时也打个盹儿或者睡一会儿，反正不耽誤事就行了。

当皇上的同外边老百姓过日子大不相同，他们夫妻不同桌吃饭，也不同床睡觉。皇后和妃子每天照例按时间到皇上这儿请安，真像客人一样。

御前和带班的每天还有一项任务，就是按时候分几次到太后、太妃和应当去的宫里，跪报皇上昨天睡的怎样，每一餐进了多少饮食，给太后、太妃请安。这些都是把背好的熟套子，丝毫没有感情地念诵一遍，大概听的人也听厌烦了，很少得到什么反响。如果哪一天，太后点头笑笑，或者问上个半句话，去禀报的太监倒认为这是太后给自己的面子，也就是说赏了脸，心上说不出地舒服，甚至

終身不忘，而絕不认为这是对皇上的关心。

現在回想起来，帝王之家充滿了虛伪、客套，在这里找不到家人父子夫婦間的真正感情。

御前的一天生活，就是这样。当班的时候沒有多少事作，不当班的时候，除了服侍老爷（宫里这样称呼上层太监）也沒有什么事作。在固定的圈子里走，也走膩了。宫里沒有休假，有时候請几个钟头假到外边去玩玩，也沒有散心的地方，而且进出宫手续很麻煩。过去凭“腰牌”出入，“腰牌”等于現在机关用的出門证，是木制的，上边有火印；到民国以后，改用粘本人照片的“护照”。出入宫門要給苏祿看，苏祿大概是滿洲話，就是护軍。

心里煩还有一个原因，服侍皇上事情虽然少，但是并不轻易，比如給皇上梳头打辮子，就得十分小心，作得要麻利，要好，还要皇上觉得舒适，皇上是“金人”，不能让他觉得一点不舒服。服侍他穿衣服也要周到。当皇上、皇后的，衣服从来是要人家穿的，什么时候进什么衣服、靴袜都有讲究，不能弄錯了。

封建社会，当皇上的是天下第一人，但是他也有心煩的时候，心煩沒有地方发泄，当御前的就倒楣了。有的时候，沒有緣由地遭到辱罵、責打。我們是真正的奴隶，主人随心所欲地看待我們，高兴的时候也許喚我們的小名或外号，不高兴的时候乱七八糟地打我們，打死了拖出去，沒有人管。

王祥亲眼看見珍妃被丢到井里

戴 寿 臣

听说珍妃被害的事已经有許多人写过。我們过去同人中一位

叫王祥的是亲眼看见珍妃被丢到井里去的。以下是王祥在前几年对我讲的话。

珍妃是光绪皇上的妃子。当皇上的夫妻生活并不像外边老百姓那样和美，真有两口子的味儿。皇上和皇后、妃子的中间有多少礼法，虚套子，他们彼此都很少能领会到家庭的乐趣。

珍妃同一般妃子不一样，她活泼，没有被虚套子捆住。王祥看见过她穿着皇上的服装，扮作光绪皇上在宫里走，她有时还穿上太监的服装，陪着光绪皇上在养心殿里办事。她能拉会唱，年轻貌美。光绪皇上在政治上被压制，生活行动都受西太后监视，心里一定很烦恼，能有这样的一个妃子陪伴他，他一定很喜欢。

西太后年轻守寡，对这一对的恩爱劲儿，当然看不上眼，更重要的是两太后和光绪皇上的政见的冲突，她恨不得一口把光绪吞下去，对珍妃就更放不过手了，因此，早就把她打进冷宫去。

八国联军打近了北京，西太后站不住脚，临走的时候，把珍妃害了。

王祥那个时候才二十几岁，在宫里当演戏里洋枪队。他清楚地记得，庚子年七月二十日，宫里乱七八糟的，西太后和光绪皇上都改变了装束，就要逃出宫了。就在这个当儿，她亲自率领瑾妃和御前首领太监崔玉贵、王德环到了宁寿宫，把珍妃从三所（就是冷宫）里提出来。

珍妃在冷宫不知道已经受了多少折磨。她被提到西太后跟前，我们从门缝里看到她，战战兢兢，憔悴的样儿。

西太后究竟同她说了些什么，王祥没有听见。后来在场的太监们传说，西太后对她說，现在太后同皇上就要离京了，本来想带她走，但是兵荒马乱的年月，万一出了什么事，丢了皇家的体面，就

对不住祖宗了，让她赶快自尽。还听太监们传说，珍妃对西太后说，皇上应该留在北京。但是还没有等珍妃说明道理，西太后就冷笑了一声，抢白她说，“你死在眼前，还胡主张什么”。

这些传说，是不是实情，王祥说不能判断。当时王祥从门缝里只看到珍妃跪在西太后面前，哀求留她一条活命，口里不断地呼叫“皇爸爸，皇爸爸，饶恕奴才吧！以后不再作错事了！……”西太后气狠狠地呼喝，“你死去吧！”

在场的人，有的眼里含着泪，像木鸡似的呆站着。大概谁也不忍下手。光绪和瑾妃也眼泪汪汪的。

西太后怕时间耽搁久了，就接着喊叫，快点动手。崔玉贵走上前去，把珍妃扯过去，连挟带提地把她丢到井里去。

珍妃临危前，王祥还听到她呼唤“李安达！李安达！”“安达”是对太监的尊称。这是珍妃呼唤李莲英，求他搭救她。

西太后就是这样残酷地把珍妃害了。说起来珍妃还是西太后的侄女呢；封建时代的统治者在家人骨肉间都这样残忍，对老百姓怎样就更不用说了。

崔玉贵因为害珍妃有功，被提升作二总管。

女 主 的 生 活

刘兴桥 赵荣陞 冯乐庭

清宫里服侍太后、皇后、贵妃……等女主的，有宫女，但是也离不开太监。因为有些事宫女们作不了，有些事太监比宫女作的更好，能随女主们的心思。就拿梳头这样事来说吧，本来是女人的事，但是清宫里给女主梳头的都是太监。至于管理宫内事务，那年头，